

曾文正公書札

曾文正公書札卷二十八

復嚴渭春中丞

軍務旁午未得時通牒候昨辱翰教約以共討苗逆並審勘
大捷豫省兵事廢弛久矣閣下蒞任伊始創立驍果營拔將才
於下僚練生兵爲勁旅期年之內壁壘一新遂使凶逆殲除威
稜丕著慕容出奇於東澗韋叔決勝於鍾離以古方今亦何多
讓東省竄匪迭經敗衄僧耶乘勝逐北已抵邳州此股撲滅齊
豫皆可肅清 新主乘乾南北迭奏捷書曷勝慶幸苗逆狂悖
罪不容誅翁中丞始則屢疏保其忠良以貽養癰之患繼則屢
疏表其必叛以著先見之明逮苗逆圍壽七箇月又屢疏請援

詩餉不謂城破之後既不能引決殉難反具疏力保苗逆之非
叛圍練之有罪是非顛倒今人百思不解然既已入告自當
靜候批諭豺狼之性斷難馴擾勉強羈縻爲患更大儻竟用
撫議則將來之變且不可問目下廬郡未復多都護難以越勦
壽春李希帥新受撫鄂之命亦難遽來皖境彭雪帥新擢皖
撫所部但有水軍別無陸師九舍弟一軍分守安慶廬江無爲
從陽運漕東關六處祗堪自固無力進勦且當置苗逆於度外
俟廬州克復李帥所部全駐六安一帶然後做處亦撥一旅會
合雄師同討苗逆屆時再行會奏此際且姑與之虛而委蛇與
之爲無町畦拙見如此不審卓裁以謂何如舍弟回湘募勇期

於年底到營俟以新兵挽出防兵再籌進取方略浙事日棘蕭
山紹興俱已失陷縱甯波藉夷人之力得以倖完而甯餉爲紹
蕭之賊所隔衢兵爲嚴蘭之賊所隔省垣誠有坐困之勢杭儻
不保湖州上海恐爲其續東南海濱逆氛連爲一片更不知如
何收拾胡澗帥竟爾不起尤深浩歎愛國之誠好賢之篤馭
吏之嚴治軍之整不特當世所罕見卽古人亦豈可多得昨具
一疏略陳蓋績咨達冰案想閣下亦同深感愴也

復袁午橋星使

來示欲催李希菴速赴新任共圖苗逆猶是兩月以前情形自
胡帥淪逝李公改署鄂撫而事局一變自苗逆攻陷壽州而事

局又一變弟與官李諸公前此兩奉 寄諭令解壽圍卽定援

壽之議李希帥派撥馬步廿三營陸續馳赴六安而壽州早已
淪陷致敝軍與尊處又有不能合併之勢可歎可恨苗逆之變
翁中丞往年屢疏保其忠良以養癰而貽患今春屢疏表其必
叛請聲罪而致討迨壽州被圍六七個月又屢疏請援請餉不
謂城破之後既不能殉節反具疏力保苗逆之非叛圍練之有
罪是非顛倒令人百思不解此次 批摺未回自當靜候 諭
旨然以理以勢恐未可再事羈縻也此間克復安慶後本可長
驅東下柰地廣兵單不敷分布九舍弟所部萬人分守安慶廬
江無爲縱陽運漕東關六處祇堪自固難資進取鮑軍門進取

甯國翼分浙江賊勢多都護扼守桐舒城爲鄂北之屏蔽彭
帥向統水師並無陸軍雖擢授皖撫而不能辦陸路之賊欲與
鄂師共撥一軍先赴北路與尊處及豫省爲四面兜剿之勢且
下尙有不逮柰何承詢江鄂情形今夏李秀成上竄江西凡陷
兩府十餘州縣當派鮑軍門赴援所失地方陸續克復而鄂省
亦於九十月同時肅清現在左寺堂全軍駐守廣信內固江西
外援浙江聞紹興蕭山俱陷杭垣危在旦夕吳中祇上海彈丸
之地遠隔千里無從兼顧儻有疏失東南海濱逆氛連爲一片
不更知如何收拾也

十八日接十二來函具悉一切信州漕項另具公牘奉達彼時
因左帥一函概然應允遂忘漕項之上爲禁嚮下爲私彙疏闊
殊甚糧台保羅卽當酌核彙奏左帥奉命辦理浙江軍務提
鎮以下均歸調遣自不能不投袂過征弟已再三函懇請其步
步顧定江西惟祗此兵力援浙顧江二者不可得兼殊深焦灼
弟亦奉命兼轄浙江位太高權太重虛譽太隆才略太短恐
遂隕越以蹈大戾卽日具疏力辭浙江軍務專歸左帥督辦彙
本有長駕遠馭之才無須敝處更著蛇足也昨聞杭圍已解甯
波無恙忠侍各逆久頓堅城之下諒亦不能更肆猖獗也

復王霞軒太守

接前月十七手書一切均悉。清務大有起色。深以爲慰。比來紐
思江西牧令之苦。以流攤交代二者爲最。一次署任終身受累。
雖罷官亦無回籍之期。雖子孫亦有追賠之苦。鄙人欲奏請道
咸年開歷任交代一概免算。從同治元年起。凡交代皆不准過
三個月。埽除舊迹。咸與維新。道咸年間攤款一概豁免。同治初
元以後。永禁流攤。俾牧令曠然無累。庶幾爭自濯磨。蒸蒸日上。
擬請補堂方伯查明交代之定例。禁攤之嚴旨。一一核定。再
行入告閣下。領袖列郡。請查明交代任數最多者若干。攤款爲
數最鉅者若干。便中示及以憑核奪。總使牧令無不潔之身。而
後有爲善之樂。鮑春霆進兵池州。聞青陽之賊棄城遁去。不知

確否嚴州踞匪分竄徽歙南界張樺園派隊迎勦曾獲勝仗恐其糾合大股乘間上犯已飭徽營嚴密防守並函商左帥相度婺景情形妥爲布置以固江右門戶左帥援浙黼堂欲其出偏師以扼衢常雷大隊以守廣玉所見極當然左帥新奉督辦浙江軍務之命鄙人亦奉旨兼轄朝廷方以浙事爲重實屬進退兩難

復張仲遠觀察

仲冬廿七日接讀惠書並示復寶生閣學一牋名言快論深以爲佩寶生清德謙抑不欲發宏遠之論以渝其溫恭之素自是天性所近未能相強近奉寄諭知宋雪帆侍郎已將此議入

告其說養兵十三萬以七萬人備防勤之用以六萬人爲東征
之師鄙意目下五省見兵二十餘萬若驟減十萬則各帥未必
允從無論四川相距太遠不能強賂帥以二萬之限卽湖南江
西雖幸安謐亦不能令其大減防兵致貽後悔四方多故羣盜
如毛伺隙卽入逐處宜防弟之不能令江西裁減防兵猶官帥
之不能令湖南裁減防兵也以此爲一勞永逸之計蒙竊有所
未喻近珂鄉有錢農部屬委員來此乞師情詞懇切無異秦廷
之哭此閒無兵可分許以明年另籌一旅馳赴滬濱左季帥奉
旨辦理浙江軍務弟亦承命兼轄雖具疏力辭要不能置
浙事於不問增此二端則東征之師亦決非六萬所能了聞甯

波亦於冬月八日淪陷不識武林能否堅守待援東南大局百
孔千瘡思之憂悸尊處舊案既經奏雪光復在邇良用欣慰

復多禮堂將軍

接二十八日一書所稱廬屬被擾情形深堪憫惻撫卹招徠誠
非賢守不辦沈丞在潛山任內尙爲勤慎然新經希帥檄撤敵
處待之不宜過優恐與希意矛盾且冀中丞已委范守來廬日
內想必進謁台端尙乞留心察看如極不得力再行揀員接署
聞閣下操練馬步隊伍整齊異常收隊尤無懈可擊弟欲派一
二人前往尊處學習祈即一一教告感荷無既

復龐寶生閣學

小春望日錢農部至奉到惠書並讀大疏規畫精詳情詞剴切農部復代述尊意欲效秦廷之請一拯吳會之危聞命之餘曷勝愧悚猥以輜材謬膺重寄自接兩江之任卽思親提一旅馳赴三吳維時部下不滿六千人自宿松挈以渡江駐札祁門徵兵調將閱數月而各軍稍集乃鮑鎮甫出石太而甯郡不守李道纔接徽防而歛休遽陷忠侍輔三僞王劉黃賴古各悍黨環繞徽境不下二十餘萬破我嶺防斷我餉道又分數股繞竄江西使我腹背受敵幾於無日不戰無路不梗迨祁防稍定徽郡收復入秋以後事機漸順安池各屬以次攻克敵軍始有出險之機下游彌切來蘇之望然距去夏初受命時已閱一年數

月矣當時定議意圖安慶以暨金陵之腦進兵甯國以附昇潤
之背意謂安慶縱難遠下甯國之師當可於上年先抵蘇境不
料波折如此之多遷延如此之久至今無餘一兵一將達於蘇
境上無以慰九重宵旰之憂下無以答三吳雲霓之望此則
寸心愧憾終宵負疚而莫能釋者也安慶一軍自克城以後撥
守各防已分六處更無餘力可以進勦因令九舍弟馳回湘中
添募精銳將以新兵替防各處換出舊兵馳勦下游曾經兩南
辭帥擬以一旅先赴鎮江上海等處職分所在卽無台命亦何
敢視同秦越重以垂諭諄諄又籌鉅款一萬與滬成協餉同時
解到高義隆情敢不敬應已函催舍弟募練成軍迅速東來

風波羈滯到皖少遲卽令李少荃廉訪先挈萬人前往淮於二
月成行水火之急彼此共之不敢愆期也上海僻在東隅不足
以資控扼就江蘇現存之地而論惟鎮江最據形勝北可聯絡
淮揚南可規復蘇常內可俯瞰金陵外可屏蔽裏下河敞處撥
兵東行當水陸布置先據鎮江再分偏師以防上海上海東北
皆洋西南皆賊於籌餉爲上腴於用兵則爲絕地卽江南衣冠
右族避地轉徙亦宜擇淮揚通海寬閑之處進退綽綽不宜叢
築滙上地小人多未警先擾凡戰爭防守之地宜有一種肅靜
之氣民情恇擾亦足搖動軍心若無事時預爲移民之策則有
事時斷無掬指之爭區區愚慮未審有當萬一否

復喬鶴儕都轉

前此屢奉惠書軍務倥傯未克隨時具答曾經兩次寄復道途多梗亦不識能否遞到嘉平四日湯委員來皖接讀尊函初七日又得去冬環章年餘始到遲滯乃爾閣下總持蹇務力求整頓遇事諮諏胥中肯綮深以爲佩淮鹽利弊具如明論此時江路未通殊難著手弟雖接鹽政之篆未能有所補救水師護運之議鄙人去歲曾謀及此設立水師首重護場次兼護運蓋就場徵課本係良法其所以不能行者昔年專防出場之偷漏近來則並防入場而撥籌大約兵力所到之處乃爲官法所行之處若非有得力水師護守場壘嚴查卡門則攘奪之不禁於偷

乎何有場之不保又於運乎何有來示稱李某見鹽卽封一人竊佔恐袁帥力不能制云云若做處不專籌護鹽之兵亦非空言所能制奏停所能止也擬於明春濬撥水師馳赴鎮江一帶以防勦髮匪之兵兼保護鹽務之用令李少荃率之以行與尊處就近商辦於過壩及各小口皆用礮船設卡稽查凡鹽舫出卡皆須完釐名爲立卡抽釐實卽就場徵課釐丁之鹽價不妨酌增 國家之官課亦須大加一稅之後他處不應抽釐者則查禁之亦須有護運之礮船乃能令行而禁止鄙見如此未審卓裁以謂何如至洋船護運入楚弟意總覺未妥緣和約內本有不准洋商運鹽一條我旣引虎入室彼將壟斷獨登獲科

甚微爲害滋大更忍之一年半載江路通鬯事在意中固無慮
鹽之終不能達漢岸也金運司設局以來物議朋興都中彈章
層見迭出敝處於前月杪遵旨查辦亦未敢稍涉徇隱計職
底正初揚州可奉諭旨茲有公牘一件密封附上望卽妥爲
料理閣下屢有來營相助之意鴻才卓識素所傾跂惟鹽務難
得替人應俟會晤之日再行酌商奏事一節俟奉到諭旨卽
可暢所欲言道途梗阻不必先相關白公家之利可言卽言可
行卽行勿過拘泥爲幸輪船近頗通行昨上海已解來協餉七
萬尊處應解之款可卽附輪船批解兵食正絀得沾餘潤不無
裨益

復薛觀堂中丞

自夏秋以來紛傳滙餉充盈俯拾卽是因爲挹彼注茲之謀爰有晉機秦羅之請直接到覆書并吳方伯摺開各件乃知告者過也外間但知入項之多不識出款之鉅支細實情罕能道及乃蒙飭屬委員解到滙餉六萬紳捐一萬楊委員又解三萬俾灼艾以分痛遂甦枯而回生上游各軍久不見此鉅款固營懽怵同戴大德感謝無似承示杭州失守情形可爲痛哭弟前此奏請左軍援浙冬至前後疊次函催正在籌議進兵而皖南警報屢至楊逆率瀉遂大股來撲徽州三面圍攻休祁大震又函催左帥由徽州赴援冀徽嚴一路節節打通以達杭省何意力

盡殫窮名城一旦淪陷浙江全省僅存湖州一府孤懸賊中岌岌莫保東南大局尙復何言王中丞大節凜然可憫可敬其餘殉難官紳望尊處就近查明照單示悉以便會銜具奏滬上聞此大驚益形喫重蘇省紳董曾擬借助洋兵亦屬權宜之策不識曾否辦有頭緒尙望閣下從中主持斟酌盡善弟亦不以局外自處前復潘比部一函想邀荃鑒茲復備咨奉商上海人民財產固中外官民所當共爭而共守之惟髮匪凶餒正熾不特麾下兵勇各宜深溝高壘加倍慎守卽西洋各國之兵亦須囑其穩慎以圖不可輕敵至要至要做處東下之師已函催舍弟招募成軍迅速來皖儻二月開舍弟未到則令李少荃廉訪先

率萬人啟行惟須以大隊扎鎮江以偏師防滬城蘇省現存郡縣惟鎮江最據形勝將來恢復蘇常須以鎮江爲根本竇屬不可不爭之地也愚見所及亮邀鑒照滕副將嗣林赴湘募勇頭批四千業經下駛仍有八千未集恐其難資得力已札錢戶部屬委員至漢口截留未募者卽行停止已募者妥爲遣散路遠不及奉商伏乞原諒爲幸撤團覆奏卽由敝處主稿敬會台衙大抵團練用之於賊氛方盛之際斷難得力須待賊氣大衰官兵將撤然後辦團以善其後俟繕發後錄稿咨閱總理衙門信件卽當照行

復汪梅村孝廉

弟前奉兼轄浙江之命自惟名太盛位太高權太重才太短不欲溢量以速官謗已恭疏辭謝矣猥蒙見賀悚惕曷任文章之可傳者惟道政事較有實際葑江都春秋斷獄胡文定經義治事皆不尚詞華淺儒謂案牘之文爲不古見有登諸集者輒鄙俗視之不知經傳固多簡牘之文近人會稽章氏嘗謂古無私門著述六經皆官守之書官先其職而後書師弟子傳之以爲學業論者題之左傳於叔魚鬻獄仲幾受牒漢書如楊惲戴長樂之說薛宣申咸之爭皆今世例案本文不特張江陵王陽明也卽以張王二公而論江陵盛有文藻而其不朽者乃在籌邊論事諸牒陽明精於性理而其不刊者實在告示條約諸篇

今足下拳拳於益陽胡公蒐輯遺文誼古情深甚盛甚盛惟胡
公近簪批牘感人最深尺牘次之奏疏又次之若刻其遺文批
牘自可貽則方來何得擯之不登若欲改選言爲紀事此法頗
佳然昔賢作表之義在於省文辭而存事實作譜之道在於蒐
幽遠而討佚亡顧閻年譜之可貴者亦以二先生事蹟不顯賴
旁搜遺集以證之耳今胡公聞見既近勦施爛然幾於走卒皆
知日月若揭似不必更爲年譜求顯反晦細檢檔案攷覈往還
諸人筆劄排比成書亦殊不易聞貴同年朱君榮寶熟於著書
體例或邀之入省與閣下商推編輯刻日成書亦不必過於矜
慎也拙作豪無足觀亦無副本柏規山房集俟有便人當爲寄

呈示及寄貲一節恐黃鶴之不返擬白璧之原歸誠屬耿介然
何必沾沾於此程生亦斷不背約也浙江自金嚴甯紹不守後
節節道梗左帥援師南行杭垣遽陷別由瀟遂內犯徽州老湘
營戰守兼旬疊獲勝仗現左帥亦派兵由婺源援徽必須併力
剿除此一股以保皖而顧江再圖恢復吳越

復袁漕帥

嘉平十三日泐復一函交六安蔣道轉付徐副將賡回想登籤
室頃奉臘八後惠函具仰籌筆之勤兼荷宜春之字撫躬多愧
雜誦增慙卽維瑞集柳營禧延椒舛慶銷兵於首序止戈而運
轉鴻調膺錫福於初元釐璜而休揚虎拜英暉引領吉頌維

殷弟謬典軍符頻更歲籥時艱孔亟補救無方前以雲帥未克
北來楚師遠難深入略陳梗槩時皖南猶未甚喫緊乃浙垣失
守後楊逆圍攻徽郡絕我餉道老湘營暨朱唐兩軍各戰獲勝
賊猶不退直待三軍會合擊破巖寺一股運道始通左帥前部
又至江灣擊敗後路之賊除夕元日徽郡漸次解圍惟浙江之
賊近五十萬既收甯紹等郡數千萬之財貨又收杭城各軍三
四萬之降兵今歲皖南江西斷無安枕之日左寺堂新受撫浙
之命兵不滿萬何能禦此無數大股弟自須以全力助之助
左非以圖浙乃以保皖也以防江也是弟部下諸軍僅能援剿
大江以南萬不能撥赴兩淮至廬州進攻之事全仗多帥尊處

如能分兵會剿俟多軍進逼城下再行奉商李希帥新回皖任
聞當先至安慶一行乃於六安紮駐老營多至廬李至六卽與
尊處成犄角之勢矣來書不欲分楚師之功盛德冲懷固堪欽
企惟楚師向來無爭競習氣雖荷推讓非所敢承且今日中原
大亂吾輩奉命討賊得寸則寸豈宜因循姑待以後北路如
有可圖卽祈相機勦辦不必過執謙抑也

復沈幼丹中丞

遂安克復左軍已抵常山璞石機勢頗順惟所部僅八千人旣
須甯防又須進剿頃接其二十三日在常山水南發來之信另
股賊由績溪來圍我遂安據生擒賊供將由婺源白沙關等處

竄江西之德興樂平敝處已調張凱章全軍防守婺源扼住白沙關除公牘咨達外茲將左帥信及敝處復信抄呈台覽皖浙羣盜如毛自無不竄江西之理中路既已岌岌東路亦別無防兵蔣薌泉方伯以營中積欠未清赴粵東求餉一時不能趕到衢防兵勇未甚得力終覺可慮劉養素一軍駐防省河是其專責前經慶帥調之援浙曾爲奏畱此時接替無人自難驟赴新任俟奉到部文當會台銜入告至目下洋務祇有力敦和好我之兵力財力以辦髮捻二逆已覺日不暇給豈能更爲遠謀杼舟在潯辦理妥善旣據潯人環請不宜過拂輿情望閣下卽告杼舟勉爲經理公牘仍舊尊處徑行爲安鄙人於洋務向未諳

究朝廷不以此相責蓋既知其愚陋又亮其事繁也余軍門所製火槍或先購數桿一閱其價值若干便中再乞示及

俊多禮堂將軍

弟頻叨非分驟竊參政才不稱位實不副名仰荷褒揄祇增慙悚廬郡附城逆壘經雄師剴削殆盡河水亦將放乾甚以爲慰仰攻一事身傷精銳尙祈再四斟酌詳閱僞文狗酋情已窮迫其圖竄鄂疆分我兵力亦屬意中之事前此李希帥曾留湘勇三支分守襄陽德安麻城等處鄂防並不空虛成蕭兩軍月初業抵距潁四十里之小游河等處官帥又派周副將鳳山由孝感進駐三河尖爲成蕭後路賊欲縋豫犯鄂亦甚不便然既有

此信自當函致鄂中早爲籌備王鎮招勇資斧原不甚豐因其
在馬當有浙省應撤之勇可以就近招集故給銀較少昨前左
兩營已由馬當招齊來皖點驗矣其右後兩營赴黃州一帶招
募如其缺少銀兩王鎮或可向鄂省稟請接濟弟當函商官帥
請其照拂兩營人數無多王鎮必不赴武昌以上也舍弟攻勦
巢縣一帶務求閣下隨時指示機宜俾有把握聞金陵派大股
援賊來救江北或云僞侍王李世賢親來或云僞對王洪春元
帶來大約廬巢皆將吃緊祈閣下妥爲防範

復李補堂方伯

初二日接前月二十五來書具悉一切所應復者條列於左

一做營軍餉已承趕解五萬良深感賴九舍弟與李少荃兩軍皆已敷衍啟行日來皖台窘迫如故左帥處頃到滙餉二萬做處卽爲截留存公牘達尊處請籌銀匯解左軍矣嗣後做處但以景鎮河口兩卡協濟左軍每月可得三萬有奇此外不謀另協其江西遵旨協解之項當由中丞與閣下籌款多寡悉候卓裁解餉之鍾委員業已到營一見官聲素好自宜設法保全惟做處現無差事可委尙宜從容圖之

一建昌保案既經辦定未便更張惟聞被控情節甚不確實一俟查明仍望給獎該府去年防守之功甚偉吾輩當格外青眼以彰公道

一九江紳士稟 出芥舟中丞曾以見商洋人交涉事件無不視
爲畏途然與望甚切芥舟亦當曲從昨已函請中丞徑札赴滬
繼恩渠已由雪琴處保以道員留皖恐其不樂從事於滬想到
省時必與幼丹中丞鬯敘一切當有定議矣

一委缺章程自當分別輪酌二宗酌委未必果得傑俊之才而
輪委最足服大眾之心鄭小山在河南方伯任內聞以輪委較
多立獲令譽武昌克復後純用酌委沈滯者退有後言國藩曾
以三輪四酌勸胡宮保未知果照行否此次江省章程總須有
輪委班使中人以下皆可勉圖上進其輪酌各分幾成請閣下
稟商中丞核奪

一各處捐輸獎案往往遷延日久遂至失信其有竄據可憑者
自當彙報請獎城工一案國藩久抱歉忱應請閣下速辦團練
捐輸毫無實際流弊滋多概予停止最爲妥洽再屢接左帥來
信績溪之賊由歙南渡河往圍遂安二十三二十九日兩獲勝
仗遂安城外之賊已退另股竄馬金者將由婺源白沙關等處
圖竄德興樂平敝處檄調張凱章駐休全軍馳往婺源扼住白
沙關凱章未接札以前已派其弟帶四千人扼堵馬金矣又接
建德縣來稟石太之賊竄至祁門歷口樺根嶺一帶恐其窺伺
景鎮敝處正以無隊可撥爲慮旋據唐義訓帶兵由休甯雕勦
祁門賊已由赤嶺退出矣景鎮德興兩路暫可無事

復毛寄雲中丞

前月再奉雙魚，猥以忝竊參政，遠蒙揄獎，慙悚無似。弟頰膺非分，屢經瀝情辭，讓不圖。聖恩優渥，有加無已。才略之短絀如此，時事之艱危如彼，相知如閣下，當亦代爲憂懼也。囑寄敝處疏稿，將交書局，竊念世變方滋，亂靡有定，楚軍之起時盛，時衰。金陵未破，遽爾編纂巨冊，如方略館臣之例，微嫌標揭之過高，亦覺作計之太早。今書局已開，疑難停止，敝處惟塔羅、李蕭、胡諸公死事，曾各有一疏表其盡績，行當鈔寄，尊處此外無可蒐采。伏希覽亮。九舍弟於前月十五到皖，廿四日令其進兵巢縣，以次攻勦和含。若能得手，可斷廬州之接應，助多軍之聲援。廬

城附近賊壘均已攻破殲斃三千餘人投誠遣散者近四千人
惟城垣堅大羣賊死守尙難速下左軍攻克遂安卽進常山水
南勦辦頗爲得手績溪大股復圍遂城其意欲牽掣左軍後路
卽乘勢由婺源白沙關等處闖入德興樂平又有另股竄至祁
門歷口亦恐其圖犯景德幸兩路均經堵住江西邊境暫稱安
謐然左帥兵不滿萬奏調蔣薌泉一軍又難迅速趕到殊深憂
灼耳

復王霞軒太守

屢竊非分驟躋參政以累辭節制四省未克如請不便再瀨才
力之短絀如此時事之艱難如彼相知如閣下當亦代爲憂慮

不宜更加獎飾也左軍攻克遂安已進常山璞石機勢頗順另
股賊由績溪來圍遂安據生擒賊供將由婺源白沙關等處上
犯德興樂平石太之賊竄至祁門歷口祁防固極喫緊休欵亦
爲震動幸東路經左部與凱軍堵住西路歷口之賊聞大隊甫
至而卽退景鎮得保無恙江省邊防不至決裂至以爲慰洋人
傳教一案一時雖快人心雖保不別生枝節其真正洋人與漢
奸影射附託之輩必須一一剖晰庶是非易辨而弊端可弭不
至動生疑駭也

復彭儷生孝廉

頃得春初還雲稱譽過盛竦然增愧閣下拳拳次青具徵金石

不渝之誼弟於次青結契甚深初不減於閣下前歲被參之後始作小桃源記徑自回籍猶可曲諒厥後脫卸未清遽爾赴浙則乖睽深矣頃於二月二十二日遵旨覆奏仍參革職至三月初六日接奉惠書反復追維耿耿不安自問平生不多負人與次青許與之素而乃由吾手三次參革僕固竄恩渠亦違義今夙緣已盡無顏再合渠果發憤爲雄誓灑此恥或遂切實建立事功則雖默傷乎私誼猶將裨益於公家若更浮沈不圖自立則非鄙人所敢知也尊議借助洋船一節上海自去冬以來借洋兵協同防守尙獲倖完做處東援之師由滬上僱輪船來接分作三批下駛李少荃督帶頭批初八開船初十卽已抵滬

事屬創行良足稱快惟蘇浙逆氣連成一片批亢擣虛無從下手吳中營務廢弛已久兵勇五萬餘人狃於驕惰積習毫不能用斷非一時所能整頓敵軍跋涉遠行亦不能遽求速效廓清之期未知何日鮑春霆圍攻青陽歷四月之久始於本月十六日克復多將軍攻破廬州附城賊壘斬馘頗多九舍弟進兵下游頌已連克巢縣含山和州三城並銅陵閩雍家鎮裕溪口西梁山四處要隘事機差順附告以紓遠系

復蔡少彭觀察

左軍戰事頗順侍逆一股聞已退回金華信防益臻鞏固幼帥此行訓飭諸將協和浙軍裨益甚大惟省城根本重地百度均

須整理能勸令早日迴旆尤深跂盼敝處奏請辦理廣東釐金
協濟蘇皖浙三省軍餉頃已奉 旨派晏彤甫副憲督辦擬卽
奏請先派熟手數員入廣會同本地官紳粗爲經始以待星使
之至江省道府大員欲屈閣下及小泉觀察一行兩君條理精
當物望允孚抵粵後當不至有所齟齬耆中丞赴閩辦理援浙
軍務奏請於韶關及粵省抽釐濟餉 諭旨飭晏星使與勞耆
妥商籌辦敝處新克十縣意欲另募守兵萬餘戍守各城而騰
出戰兵進攻蕪湖金陵現在各軍欠餉九箇月食米尙且不繼
馬有餘力添募新勇欲於韶關釐稅先支四箇月辦此急務擬
卽函商勞耆諸公閣下能迅速差竣趕辦此事尤爲感勸延寄

二件先此抄覽俟奏派後續以公牘奉達

復李黼堂方伯

初五日接二十九日惠書並各件聆悉一切盡慮周詳至以爲佩代擬片稿二件堂潔穩妥請停請豁名異實同似不如據實上陳更爲直截若慮大部駁詰則兩者均恐難免一二次陳奏殆難遽邀 兪允擬以嘉慶 諭旨借作緣起徑請豁免以省葛藤並預爲迭次籲請之計會詳二套及密單九事分別批發寄諭飭查之案重在應蠲各屬錢漕分數自應開列清單一併上陳卽不開全單亦宜將高安鉛山等屬歷數七八縣敘入疏中乃不涉於空濳敬求迅速開示丁漕減征章程左公以爲

駱帥在湖南辦法勝於胡帥在湖北之法其說飭各屬牧令與該處紳民定議赴省立案雖若參差不齊實則遵行可久弟返復思之不能易其說茲發去示稿札稿祈卽稟商幼帥核改刊刻奏案攤款初次卽由敝處專銜上陳以後或會撫銜或仍專銜籲請司中可不必管其年例隨時兩宗攤款詳府一宗攤款應請查照前批迅分兩案詳定以安牧令之心而清丁漕之源隨時年例兩宗應照前詳在於津貼軍餉半歸江西項下提出抵補詳府一宗應照此詳在一二副朱全解道庫項下提出抵補計皆有贏無絀十分充裕斷不至貽累州縣釐卡錢多銀少恰可濟此閒錢荒之苦頃接公牘已批準矣

復史士良觀察

前奉手書以台旆卽擬來營致未
裁復再承惠問彌荷遠存漢
上捐事李方伯委去之張縣丞已
有回信否聞胡觀察現不在
鄂其家雖殷實而轉徙在外遠不
如在杭呼應之靈此亦意中
之事左帥前有信來欲以甯紹台
一席相處弟尙未覆信頃接
其公牘業經札委閣下渡海入甯
此題極難措手若非常有勁
兵甯波孤懸賊中豈能堅守應請
閣下卽來敝處商所以前往
之法由皖赴滬由滬赴甯輪船往
返極便特勁兵難籌耳舍弟
等軍進駐雨花臺距金陵城甚近
兵力太單地勢太闊祇能暫
圖自固不能大有展布原請多將
軍前往會勦而多公以赴援

陝西不克東下事多波折深爲憂灼

復張仲遠觀察

滬上出款甚鉅入款日少其支絀情形眾所共聞亮難深閤閣下奉委提餉已將兩月自必悉其底蘊儻有款可分當不難於面定若實係拮据又豈鄙人空言所能爲力江楚軍務誼同一家弟與少泉之事無殊鄂省之事卽無殊閣下之家事也望與中丞方伯在滬通盤籌畫如果所入不敷所出甚多弟當專疏奏明請俟英法二威各結交畢後再行按月交償代鄂征稅之銀二十一日虹橋之戰頗稱得力不知近日軍情奚似黃軍門水師於十三日過九泐洲計已到滬九舍弟一軍進駐雨花臺

臨金陵城甚近兵力太單地勢太闊殊覺難於施展本請多禮
師東下會勦而多軍奉命援陝不克踐約陝西賊本無多近
皆回竄鄂豫境內台端若尙在楚當成五省會勦之夙志不令
多帥西行也

復恭親王

六月初十日接奉鈞函知前覆兩件均蒙垂覽猥荷獎借逾恆
愧悚曷旣前購輪船七隻國藩曾言攻勦金陵甯波皆可敷用
目下甯波已克金陵賊船皆聚九洑洲下我之長龍舢板較彼
多至數十倍所以不遽得手者該處牆濠深固水師祇能奪其
船隻不能破其營壘必有陸路大隊乃可環攻取勝蕪太克復

後屢請多將軍攻取九洑洲由金陵之北路進令舍弟由金陵
之南路進比舍弟至雨花臺不意陝西告警多將軍奉命援
秦別無勁兵可調金陵地勢太寬前此和帥圍師八萬洪逆見
懼不驚舍弟兵力太單殊難分布前此疏稱髮逆之猖獗官兵
之單薄皆在陸而不在水正此謂也方今各省多故處處須兵
然僭號亂天下者洪逆也偽忠王侍王各擁眾數十萬踞城數
十處皆乘洪逆之令以行者也捻苗蜀滇之紛紛不靖皆順洪
逆之風而起者也竊謂乘今年軍威方盛上游肅清之時亟宜
以一方會勦金陵先復江南財賦之區前曾以擬調多軍會勦
約略身家因陝事未定不敢昌言近聞入陝之賊回竄豫鄂兩

省秦事已鬆似雷鎮正縮一軍入陝已足了事多公勤旅誠宜
用之金陵最要之地頃已函商多官兩帥俟定議再行會奏購
買美國輪船一節慮事深遠彌殷欽佩惟不知所購共有幾號
若爲數無多亦不妨任其自然緣此舉重在杜其濟賊不在資
其立功也漢口焚燒勇船一節該勇係敝部淮揚水師並非無
涉前據營官蔡東祥稟報業將滋事之彭發有咨請官節相就
近訊辦而洋人猶復嘵嘵不休誠如鈞示其曲較中國人爲多
伏讀照會各件藏嚴明於和婉最得事理之平儻該提督竟復
來鄂生事自當妥商官節相預爲調護至各處兵船仿外國暨
立旗號之例概用黃色龍旗使彼一望卽知不敢妄動誠可省

無數事端且於行軍並無窒礙擬即咨商各處所有各營旗幟照常豎立外每船另添龍旗一面其龍旗尺寸及繪畫式樣俟與各處商定再行咨請貴衙門核奪國藩才識愚陋於洋務尤未諳究月初議覆裁撤五口通商大臣一疏非敢畏難推諉誠以四省江面最長中外交涉口角詞訟愈久愈多必須專員辦理庶無叢脞之虞

復楊厚庵軍門

希帥願見之情鬱結甚久乃以舊恙復發不克至舒未得與台從會晤想軍務應商之件必已往返熟商矣貴營保舉自閣下錦旋均由敝處與雪琴會奏頃五月十九六案併保一摺內江

三營與吾各營均照雪琴核過之單繕寫其柱堂昌歧開保之十六營則是照王黃原單繕寫其爲雪琴核減之三百零六員匆促未經刪改雪琴既疑承辦之員有意舞弊愚亦自咎不能盡一不能踐言卽日自行檢舉奏請更正卽此一端足見敝處公務繁冗易致疏忽以後水師保案擬概請閣下與雪琴各自奏獎庶眉目分清而精神易於周到蕪太及東梁金柱克復一案尙未出保將來須另案奏獎卽請閣下主辦五月十九單內周蕪倬已保記名總兵劉祥勝已保參將加副將銜該二員應否加保及此外各營前案有不勻稱者如何補保之處均由台端酌定彙奏不必再咨敝處李鎮不願帶太湖水師亦難相強

前因舢板不能徑入太湖故飭江西湖南吳城馬當四處分造小划各四十號另立一軍今聞舢板可拖過東壩小划不宜於太湖不立新軍亦無不可惟既已照會李鎮須囑其自行具稟乃可批定停止皖倉之穀尙可支持惟確確無多分給金陵蕪湖甯國石太各營每月竟須米一萬九千石之多確眷萬來不及祇得改發齊米礮而不確尊處所需糧米五千石已飭善後局再添多礮設法趕辦分兩箇半月交發自七月爲始由貴營添船來運如水勇不肯食齊米尙須商之湖北另辦熟米耳德字營口糧暫照舊章舍弟招降之盛字平字營春靈招降之春字營皆兩次請加口糧均未批准擬俟甯國克復後德眷盛平

三處同加月餉然祇能照皖勇之例每勇三兩六不能驟如湘
勇之數白茆齧釐金不敷再由安慶糧台按月籌發本年恩
廩閣下及希雪兩帥均可與敝處同辦望將詰嗣年貌履歷開
來俟下次摺差入都臧託京友代辦大纛抵金陵後城賊援助
有無舉動上海來稟吳曉帆方伯將帶華爾洋槍隊以炸彈助
攻金陵水西門華爾已隸中國非洋兵可比其事似尙可行李
世忠之兵果可會剿一路否不甚騷擾否舍弟等營濠果堅固
否紅單船果不通接濟否諸祈細看示復

復彭雪琴少司馬

去臘疏內本言進剿金陵之時閣下與厚菴須一赴下江一畱

上江來示請厚菴照料前敵而台端以巡防上游自任與前疏
正相脗合即可照辦新添二營不識派何人爲營官鄙意每營
祇須船二十號長龍二號舳板十八號足矣又口糧積欠太多
金柱關釐尙不旺目下祇可添哨官二十員其餘二十哨可從
左營撥出十哨前親兩營各撥出五哨分隸清江澄海兩新營
蓋左營船嫌太多前親二營營官稍劣也待今冬明春餉足時
再添二十哨是否有當伏乞卓裁大吝到日再令東征局籌給
銀兩甯郡克復廣德與甯邑建平之得手均在意中擬令春霆
由東壩溧陽溧水句容取遠勢盤旋而來以會勦金陵之東北
惟地面太寬設防甚難旣宜扼守甯郡又宜分防廣德東壩又

恐賊由甯昌橫鑽石太池州則旌德一路亦不可不防俟將防
兵撥定再調鮑軍前進五月十九保單鄙人實愧不能盡一不
能踐言亦由做處公務繁冗易致疏忽尊意恐京內見疑不欲
做處檢舉此次卽不更正亦可以後水師保舉擬概由閣下與
厚菴各自奏獎庶眉目分清精神亦易周到日前厚菴以補保
各員見商已請其自行主辦矣黃昌歧開呈蕪太保案一單國
藩已批令歸少泉奏獎並咨明少泉在卷今前案既不檢舉則
蕪太續保之案須將黃部優保者前後牽算細心核定做處當
咨明不由少泉出奏而由尊處核奏也

復李良臣軍門

雄師進逼九洲與敵處水師會合其南渡一軍屢復要隘擊退大股援賊威稜遠耀至爲馳企承示餉需一節尊處支絀情形袁帥來函亦常道及弟於袁帥素爲關切久諗臨淮拮据深愧愛莫能助敵軍積欠亦多至八九箇月不等三月間奏請辦理廣東釐金協濟江浙三省軍餉幸蒙 兪旨允行派晏彤甫星使前往督辦事屬創始嶺南民俗不馴未易經畫如能辦有成效除分濟蘇浙兩省外擬於濟皖項下酌撥若干接濟尊處前此本與袁帥有成約也貴部人數甚多賢愚不一務望時加約束力戒擾民爲要許道又面稟貴處子藥米糧不甚充足求量爲解濟等語此二者較銀錢尤爲急需做處必竭力相助

處缺乏之時請卽用公牘來商

復鄭松峯中丞

初秋二日接六月七日惠書知前布兩檄均經鑒照淵度汪洋不責違命之愆謬許知人之哲囑選赴湘統將接辦募勇事件求材之切下問之殷且慙且佩重以諭旨諄諄弟雖愚陋亦何敢不顧大局當卽傳詢各營思欲得當以報故遲遲未復因思此次彈章原非得已微特鄙人負疚無地卽鮑春霆亦深抱不安因咨商鮑公賁以另覓替人乃頃據呈覆實係無員可派渠未敢以不甚深知之人潦草塞責自愧無夾袋儲材之素致貽求馬唐肆之羞非有所吝惜於其閒也敝處得力統將本不

甚多皆處防勦喫緊之地萬難抽動去冬籌辦援滬一軍搜索殆遍不得統領大員卽交李少荃中丞統之以行目下少荃將移駐鎮江求一統將備防上海亦不可得去年冬間弟以防守池建一路曾於多將軍處商撥一統領大員多公薦楊朝林王可陞二人弟札王鎮募陞字四營統一小支現令駐防蕪湖尙屬可用之材其楊朝林一員前寓漢口未隨多公入秦曾經具稟請來做處統率一軍弟以無錢添募未經批准茲特專函咨商之嚴中丞查明楊朝林如尙在鄂卽飭令前赴長沙爲陳由立之替人召募新軍迅速赴豫以應 朝命而答閣下殷殷之意此間自克復甯國後擬調鮑軍會勦金陵分駐徽之師防守

竄國旌德等處而徽州當浙賊上竄之衝兵力過單江軍門長
貴已奏明請假歸葬祁門亦無人接統皖南在在堪虞皖北則
李帥新有母喪袁帥病久求退兩處皆須鄙人兼顧做處之地
大兵少力小任重更有不堪爲左右告者尙冀亮其苦衷鑒其
歉忱幸甚幸甚

復楊厚庵軍門

廿一日接初八初十等日惠書廿六日又接十三十四十八等
日惠書具悉一切所應復者條列於后

一尊體患瘧自因往返勞勩寒熱不時所致日來服藥何似深
爲系念近聞倪涵初瘧疾三方極有神效附錄一紙用備采擇

一杜堂因病請假自當准其回籍至欲赴閩到任責營中少此
統將未免可惜且去歲閣下錦旋曾奏明江面防勦事宜交王
李兩君必能得力嗣後簡放福建實缺今年克復濱江城隘
疊著戰功王李等久已爲朝廷所屬意之員金陵軍務緊要
十倍閩省遽請赴任殊多未便亦未必能邀俞允況各處軍
營實缺提鎮并無請假回籍者楚軍常有請假之事已屬朝
廷破格之恩若既請回籍又請赴任則尤難措詞俟杜堂來省
國藩與之熟商後再行奉報

一承撥質堂爲太湖統領并許分數營同赴泖澱感賴曷既查
泖澱一帶千港萬汊陸師難進水師最易施展業經少荃昌歧

親詣勘明往返商定無庸再行察看惟造船募勇極速亦須四五箇月國藩方深慮其遲今閣下許分數營駛赴湖濼各湖則上海之防可交質堂經理而通泰靖如裏下河之防即可交昌歧經理兩處皆有專責極好極好惟尊處開營填補亦不可緩應在銅陵夾連開船廠晝夜興造一面造尊處新營之船一面造質堂略小之船俟到省面商後再與閣下函商一切

一李部官不給餉任其自生自長流弊滋多最難處置敝處本月十二覆奏摺內曾言姑循其舊不設機心偶有請求亦不拒絕但不堪資其力亦不輕調其兵暗銷其子智自雄非我莫屬之驕氣若欲收回 國家利權則須另籌鉅款按月供支足以

養彼之眾乃能行吾之法將來專盼粵釐散給此軍如粵釐不能大有起色則此事殊難措手目下袁帥未去固不便於代庖卽以後交倣處節制亦不能遽令就範來書欲將江浦橋林各營調歸滁州旣足啟該軍之疑且非一紙空文所能辦到現與水營相依最近交涉最多亦惟有不設機心暫與羈縻其平日之騷擾鄙人亦曾於各次械復批牘切直言之此次扣閩礮船搶斃商民曲直顯然閣下旣將哨官懲實卽可咨明李軍門請其自行查辦此番堅忍一次嗣後渠若凶蠻如故恐須用雜山四年在蘄州辦李光榮川勇之法此說姑存於閣下之心不可令我水師各營遠知之也蓋閣下用剛用柔自有分寸各營官

則恐過分矣

一蘇常各賊渡江北竄之議閣下策其未必敢行然江蘇全省糜爛僅餘裹下河尙稱完善久爲賊所注意而該處之空虛較甚都帥之力斷難兼顧紅單船尤不可恃此事既經奏定仍請旨旆親往一次以閣下察看地勢遠勝他人也若尊恙難以遽痊則須請雪琴親往一行因游現亦專函求雪琴矣

一下游有米可買最便最便擬撥尊處之米當卽飭局停辦前發米價俟局員報明再行咨達冰案

一去年 恩詔係十月初十頒行忍齋石臣之得副將皆在

恩詔之先其得總兵與質堂并在 恩詔之後質堂自不合例

忍齋石臣祇能照副將官階請磨容將履歷寄京彙辦

一希菴於初九日具摺陳情附薦唐義渠接統臨淮一軍廿六日奉到批諭賞假百日卽以義渠暫署皖撫仍留袁帥在營俟希菴假旋乃許交卸希菴亦俟義渠到皖乃能起程順以附聞

復勞辛階制軍

七月廿七日泐復一檄計達典籤屢盼丁道到皖近接其隨行稟牘滬上領事不肯將棚礮交出渠搭輪舟回粵面稟台端仍求設法辦到五月所交惠函同時寄來指示周詳具服偉論聞外間先已傳誦而做處捧讀較遲致前此於棠藎情形不能備

悉深以爲歎辦釐原非得已辦於隔省則尤非得已東南用兵十年全賴釐金一項支持凡三江兩湖各屬無論已被兵未被兵幾於無處不設卡無物不抽釐而民生亦能樂業商賈仍復流通是抽釐取民在諸弊政中猶爲彼善於此吾湘於本省全釐外又添設釐局專抽東征軍餉江西於省釐兩局外分出河口景鎮樂平等卡抽歸左帥大營是隔省辦釐亦非自粵創始待意妄思以公濟公未敢喧竄奪主所稱各省協餉七百餘萬侍誠苦不盡知然江浙四省奏明由粵協解之款見諸寄諭者每月實近二十萬金若均在釐金內抵除亦屬一了百了在各省如甘井之正竭免致瓢汲之紛來在粵省設衙專以普施

亦圖耳根之清淨若論民間膏血微特隔省之財不宜揮霍卽本省之財豈敢浪費敝處夙夜兢兢亦頗力求撙節如聞有分外糜費之處尙乞台端隨時指示俾知懲改天下之財當與天下惜之安忍剝削鄰省委諸泥沙此聞自閩中秋後大波軒起危險異常僞忠王率全股攻撲金陵官軍純用洋鎗洋礮西瓜礮礮更番迭進至十六晝夜并未收隊甯國蕪湖金柱關均有大股圍撲士卒病故者多外有強寇之逼內有飢潰之虞皖北袁李兩帥同時去位均須鄙人兼顧臨淮一單久呼庚癸尤覺難於撫馭艱鉅紛乘莫名憂灼茲將八月廿九閏月十二日兩次奏片抄呈台覽閣下體國恤民不忍粵東之瘡痍若知東南

數尚危殆萬分或亦仁人之所矜念聞星使興辨各廠仰承大力漸有端緒頭二批解款已抵江西總臺遠分河涸感賴曷既

復楊厚庵軍門

接二十三日惠書以咨減水師加餉一節諄諄復商仰見閣下愛土之仁無微不至國藩亦深知前敵苦況此數月來疾病死亡艱難萬狀每以不能拊循爲媿惟明定餉章亦嘗再三審慎而後出此敝處於閣下及希庵所辦之事向不肯稍加駁斥以兩君事畢斟酌不煩敝處再加推敲農部向領鄂台之餉鄙人尤可不必干預特其中窒碍之處有不能不反覆籌商者銀價之賤百物之貴下游處處皆然上海百物昂貴則又增至一倍

閣下與嚴帥初議係專加外江一軍由做處參核則不能不兼
加內湖一軍上海食用奇貴又不能不加淮揚一軍隨後
太湖一軍亦應歸於一律春靈陸軍無分親兵散勇概係月支
四兩做處所招皖北之淮勇皖南之皖勇概係月支三兩九錢
若水勇遞加至四兩二錢則選淮省陸勇亦不能不普律增加
餉源太絀實苦勢難遍給國藩通盤籌畫但求事理之平以爲
久遠之計非敢有吝於貴部也尊處通行在先做處咨減在後
可見并非閣下反汗其中道變局皆係鄙人之咎且照原額業
加三錢亦足稍慰其意五月之季閣下在做處席次言水勇當
加至四兩厥後公牘已加至四兩二錢實與做處餉章多所窒

疏是以始擬置之不問遲至三箇餘月之久終不能不具咨奉
商尙冀俯鑒愚忱仍照前咨辦理至以爲禱勇丁既定爲三兩
九錢其哨官薪水貴部與雪琴部下多寡參差亦應改歸畫一
大約貴部各哨宜議增雪部各哨宜議減均須趁此次一併議
定庶不終於參差周萬倬等四營已於十七日改令仍駐蕪湖
分防梅灘嘴等處扼賊上竄適與尊意不謀而合十八二十一
二十五等日攻勦金柱太平甚得周鎮之力將來蕪太肅清周
鎮能否赴甯國一助春霆尙祈閣下酌度示遵

復恭親王

九月二十奉到密函讀悉片稿二件卽於次日函商薛星使李

平丞文專人函商都將軍均囑其慎密籌議以事涉洋務應由
通商大臣會奏請辭星使主稿覆陳頃接辭公覆信已於九月
廿九日附片密奏其未盡事理俟頗頗福到滬後再行續陳想
邀鈞鑒其都將軍覆函至今未來報命少遲伏希亮察本月初
八又奉鈞函英國公使欲於安慶大通蕪湖三處准洋商前往
裝運茶葉出口詢及地方民情有無妨礙稅課有無裨益并問
該三處是否早有洋商在此裝貨查安慶蕪湖向來并無洋船
停泊大通與儀徵兩處則洋船停泊者多儀徵係拖帶鹽船以
上行大通則爲鹽所到岸之處卽爲茶所出口之處該公使所
稱早有洋船在此裝貨係屬實情國藩於洋務素未諳究然體

察情形參之眾論大抵如衛鞅治秦以耕戰二字爲國秦西諸
洋以商戰二字爲國用兵之時則重斂眾商之費無事之時則
曲順眾商之情眾商之所請其國主無不應允其公使代請於
中國必允而後已眾商請開三子口不特便於洋商并取其便
於華商者大通一口徽州茶葉之聚處也蕪湖一口甯國茶葉
之聚處也凡泊船之埠頭華商之總匯洋商卽就而取貨焉安
慶承平年間貿易本自寥寥又非茶葉出江必由之地以鄙意
度之安慶一處雖許之而洋船亦必不常來大通蕪湖兩處雖
不許而洋船亦仍難禁止蓋買賣者賣者兩便之地我華商亦唯
而就之也自洋船入江以來華民亦假託洋商包稅漏釐違抗

官長地方妨礙在所不免然前此業有漢潯鎮江三口今卽再
添數口而妨礙處未必加多卽減去一口而妨礙處亦未必驟
少至稅餉有無裨益國藩於關稅之贏絀生意之衰旺向欠體
驗不敢臆斷來示又詢地方官曾否徵稅現未明定章程地方
官豈能過問且無洋行經紀無監督理事官亦難稽查該公使
請發專照及不准他項船前往言皆近理然洋人雖自稱堅
守信義亦往往不能力踐條約其稱金陵賊擾從權辦理亦屬
欺飾之詞將來平靖之後仍行禁止殊無把握應否示以寬大
予以通融伏候鴻裁酌奪赫稅司將來過皖自當優禮款接仰
副柔遠德意其三口通融之處仍由貴衙門主持鄙人未敢妄

爲允諾

復倭中堂

敵處閏月以來事機不順九舍弟金陵一軍經忠逆大股圍攻四十六日至十月初五倖獲解圍皖南之賊蔓延於甯國太平等屬迨九月下旬太平蕪湖一帶粗就肅清而甯郡之賊愈聚愈眾鮑軍屢戰皆挫賊遂渡過清弋江西岸梗我河運此間飛調數起援軍往紫南陵要地以通陸路接濟賊又分股往圍旌德經守將朱品隆擊退旋卽竄擾績溪其旌德西鄉餘匪乘閒踰太平以竄黟縣距黟六十里爲祁門卽侍前年駐軍之所竄皖南之樞紐江西之屏蔽儻有疏虞何堪設想至北岸之事袁

李兩帥先後去位本屬力難兼顧賴鄂省擊退馬融和股匪未入院境僧邸撫馭苗沛霖之黨尙無變局意謂漸可小休不料金陵羣逆分股北渡於十月中旬旬猛撲李軍門世忠九洑洲浦口各營二十四五等日一面圍攻李部一面衝過營壘分股上犯致含和巢縣相繼失守江北自和州以至黃州除廬郡略有守兵外餘則千里空虚猝不及防如九年石達開之亂湖南上年陳玉成之亂黃德情形相似現經截留李少荃新募之張樹聲五營守無爲州吳長慶四營守廬江廬州本有石清吉四營又留唐中丞新募三營協同守禦而調李希韜部下各軍來廬援助轄境太廣賊數過多奇險叢生驚心動魄方一波之未平

倭萬弩之齊發自願菲材膺茲艱鉅夙夜惴慄無地自容昨又
疏請 簡派大臣來南會辦未知曾否 兪允如再有差失卽
當據實自劾陳請開缺不敢望置身事外但求不握兵符不兼
數任或以散秩效力軍中仍當殫竭棉薄矢報涓埃一息尙存
詎敢稍懈區區忱想老前輩能亮之也來書謂際此艱虞人
才爲急近日夾袋中不乏賢喆務望開單見示或推薦同來闕
外共濟艱難不勝至願

致唐桂生鎮軍

郝門克復賊踞太平石埭與徽州各嶺路路可通殊難安枕雲
巖旌德一軍本防賊由徽甯夾縫中竄入石太之路石太旣爲

賊踞則已破我藩籬而朱軍反隔在賊外糧路四梗亦終無能守之理又恐賊由建德上犯景鎮久思撤回朱軍替守徽休兩城閣下移駐祁門騰出王軍爲游擊之師兼顧景鎮一路近准左帥咨稱已派劉克菴督帶十營由景婺一帶來援添此大支活兵則徽祁景婺均可就近援應因思青陽屢次告警如該縣失守於甯郡涇縣南陵後路均有妨礙恰有旌德將撤之軍可以移防卽於二十四日飛調雲巖拔赴青陽已照會貴處矣不料公牘發後又於二十六日接左帥信劉克菴十營因祁門已復未來景婺仍留浙境并於二十六日接雲巖信自願堅守旌德不願輕棄該城只得批准令其仍駐旌邑然閣下守徽休則

患其兵單雲巖守旌德則患其糧少鄙人憐念黃軍朱軍刻刻不忘目下苦無勁兵可以派往相助鈴峯在祁門閣下有地主之誼尙希加意聯絡如休防太單不審鈴峯能分一營助守否此間現令李申夫招練五營約須燈節前乃能趕到安慶周厚齋招練五營約須二月中旬乃能趕到安慶二軍到後卽派一軍前往徽祁相助此兩箇月內尙望閣下與雲巖鈴峯諸公勉力支持至要至要左帥已將嚴州克復歛之東路可以無虞且龍游湯溪指日可克僞侍王必回救浙江不能再在甯國一帶滋擾其擾甯境者不過黃胡之黨擾徽境者不過古賴之黨尙不十分凶悍貴軍當能禦之耳

復李松崖軍門

臆月廿七泐復一檄新正續接惠書備承綺注茲有兩事應行
婉商尊處餉鹽一項前因喬運司稟請暫停舊欠儘運儘提各
營應撥之鹽分成攤派去歲八九月間兩次具咨奉達緣抽提
餉鹽必須商情踴躍運銷暢旺始能源源接濟若舊欠新撥紛
集取償商人畏縮不前鹽包將歸無著是顧全商販正所以力
保餉源且臨營撫營一律停止積欠非於貴軍獨有歧視當於
咨明後行司遵辦該運司督率分司設法招徠諭以必不封鹽
各販始肯陸續到壩自三月至十二月共提餉鹽三十二萬餘
包貴軍攤派十三萬包均經細運完竣似所辦不爲無效乃士

二月初尊處派到記名總兵楊玉珍特赴西壩將各棧之鹽全
行封細毋許一包出棧時有小車推鹽二包云係貴營之鹽送
往楊莊經楊玉珍勇丁殺死車夫傳首示眾如謂出自尊意則
歷經咨定之案不應遂有反覆且閣下久處高位斷不至令屬
下員弁行此蠻法如謂楊玉珍藉端滋事則持有大令及札文
爲憑雖係該鎮之咎實壞閣下之名喬運司等無所適從據實
通稟前來查淮北票運定章每鹽千引繳出三成抵完正雜課
銀其餘均係販本與官無涉今不論何項鹽斤概行封細是票
販血本絲毫無存此次吃虧之後相率裹足更無片引出場鹽
務從此大壞餉鹽從此無出卽貴軍何所取資凡鹽務無他謬

巧有六字訣曰來得鬆銷得旺而已官運如此商運亦如此票商如此綱商亦如此甚至大梟私販莫不如此總須依此六字而後有利可圖此次楊玉珍將商人血本全行緝去從此眾商歇業更無片引到壩則來路不鬆矣目下大通到鹽甚多不由敝處主持稍議定價彼此搶跌賤售價愈賤而買者愈少是銷路不旺矣二者皆不得法雖多細鹽包亦有何利可圖楊玉珍取快於一時閣下必貽悔於後日弟忝兼鹽政利害所關未容緘默應請閣下迅飭楊玉珍將西壩所封之鹽發還各棧俾商販仍舊來歸利源不致枯竭大局幸甚又訪聞四壩卡委員黃復桂等需索多端凡民船過卡無論煤米小菜皆加數倍估計

加數倍完釐卡勇登舟強搶行李衣物毒打船戶水手眾怨沸騰視爲畏途凡商船一隻不敢再至營中採辦軍米及柴草花籬竹木小菜經過該卡有札付路票可憑亦復百端畱難或勒令還釐或奪其衣物前後非止一次近日又有米船爲該卡阻畱驗明札付仍令加倍完釐此等行徑閣下斷不盡知該員奉委抽釐敢於欺蒙作孽殊負委任之意可否將黃馥桂等撤革懲辦敝處另派委員代收四霸卡釐稅所入銀錢仍解貴營驗收尊處亦畱一員在卡會同照料其巡役概用敝處之人以期妥洽

復李黼堂方伯

承以釐務利弊反覆詳示謂商弊卡弊均屬無法可除而致慨
得人之難思深慮遠皆甘苦閱歷之言竊謂商弊雖難盡除稍
存寬大未始非惠及小民之道其行單數目微有隱匿蓋各省
自來皆然非今日江省始有此弊也卡弊不除則爲害甚鉅理
財之道莫患乎上不歸官下不歸民而歸於中飽之蠹漏卮日
洩餉源日虧來書歷歷指摘自係確有所見若慮防弊反以作
弊遂謂無可信之人無可行之法則是因噎而廢食豈能變通
而盡利江西釐務立法不爲不密祇因各卡之賢員過少遂覺
前此之成法皆虛大抵卡員摺報患在條例太繁不知愈簡愈
妙總局冊報患在前後牽搭不能月清月款茲因王子堅請示

冊報之式輒以鄙意刊發摺單二式又因萬永熙應行查辦之
件遂將前此懷疑之端與應改之章趁此時逐一清查臚列十
條另臚奉達尙希亮察至用人一節實爲萬事根本爲德爲才
得一已難兩者兼全更不數觀必欲概選賢員分部各卡是豈
咄嗟能辦且先求一二誠實人員姑解欺飾之習徐圖整頓之
方頃接來臚派員赴省接辦萬牧一席試派二員前往未知人
地能否相宜陳茂操守可信而才欠開展閻煒釐務較熟因病
尙未起程到省時諸祈隨時指點訓迪往年胡巖二公興辦鄂
釐甲於天下鄂省賴以富強至今尙蒙其利其法不外精察耐
煩錙銖必較二語鄙人於江西釐金未能親自經理徒受攘利

之名未得救貧之實來示尙未滿志做處尤難甘心粵東抽釐名望愈覺腥羶鄙懷更所不甘今歲擬稍竭愚慮將江西釐務親自經理一番先從吳城饒州二卡下手如有賢員再行分布瑞袁臨如有微效再行兼顧他處半年以後甘苦得失自有定衡雪師子藥向由江省協濟去歲欠解甚多誼應籌補東征局聞金陵之警卽解火藥三十萬斤再令另濟雪軍礙難啟齒安慶設局製造漸有端倪以後雪軍火藥當由江西月解一萬安慶月解一萬卽請尊處具牘詳定洋稍價值太昂改購土硝自屬正辦此開未接尊緘之前業已批令停買豫省支絀異常產硝雖多未便咨請協濟做處已派人分投赴湖南購買如其來

源果旺再行知照章門不敢徵求無已也

復孫小山方伯

江省臺局向由撥垣綜理與釐頭緒繁多簿書填委經畫良不易易來示欲另委大員駐局總臺一併改委自係爲慎重公事起見養素亦言總臺必須另行派員庶幾各有專責條款分明惟目下實無賢員可派擬於李筱泉蔡少彭二人中奏調一員回江庶情形較熟而心志易孚俟商之幼帥再行酌辦然到江亦在數月以後尙乞蓋籌兼顧勞怨並任至以爲荷徽州諸軍方與花旗譚星等股爭戰不休而黃胡李等股撤過青陽由池州東建直趨上犯弟由省中撥去喻吉三之千人助守池州李

申夫之五營馳守東流均經到防該逆繞出香口漸入彭鄱境內自去歲以來無日不以賊犯江西爲慮此次殆難倖免曾飭湖口景鎮等處堅守城壘檄鮑春霆一軍由甯國星馳回援催席研香一軍馳抵撫州相機迎勦未卜能否挽救良深憂愧

致黃萃農中丞

前月自金陵還省十八日曾於途次泐復一函計達典籤維時皖南甫有轉機終以石太欽續等股未經芟除恐貽珂鄉之累迨月底歸抵省垣而黃文金等糾合石太踞匪由池州東建衝過直犯彭澤鄱陽勢將闖入江西腹地弟思湖口景鎮兩路均爲入江門戶飭萬泰丁義方等堅守湖口飭俊起等堅守景鎮

盛催席研香一軍趕至撫州迎頭攔擊另調鮑春霆一軍跟追
赴援乃春霆將抵青陽聞忠逆率巢縣大股圍我石湖埠營盤
更番猛撲與去歲環攻雨花台情形相似北岸事勢尤急別無
可調之師因改令春霆就近由大通雇船北渡先解石澗之圍
若能迅速得手仍令回軍援江日來竄江之賊尙徘徊於石門
街洋塘一帶幼帥胡韓進春進紮石門朱洪春進紮都昌屈蟠
進紮樂平春水盛漲昌江礮船應足遏賊內渡其徽州一路劉
克菴等軍方與羣賊相持爭戰不休未知能否堵截兩年來每
當事機稍順之際輒有意外波折劫運茫茫天心難測國藩調
度未善亦實無所辭咎所尤難者餉項奇絀爲自來所未有二

月入款僅贖局四萬金江西省局竟至不名一錢東征局餉船
過湖覆溺愆期不到值茲徵調頻仍竭蹶萬狀且今年添募新
勇不下三萬合之舊額已近九萬出入太覺不敷仰屋竊歎無
所爲計惟有懇求大力仗助度此艱危承尊處解來第六批粵
釐四萬已至章門第七批三萬八千又已起程屢沾河濶何敢
更爲無厭之請惟敝處窘迫之狀以目今爲最苦可否於廣東
藩庫借撥數萬金趕解來皖由粵釐項下陸續撥還務祈與形
帥商定慨允速濟叨荷雲情感泐無量

復楊厚庵軍門

頃接初三日手函知定議春霆移紮孝陵衛而令蕭爲則全部

過江紮神策儀鳳門一帶以保靈軍糧路閣下察看地勢最爲精當做處相離較遠幸得薑籌就近酌度鄙人斷不肯遙制更改惟近日各路軍情閣下或有不盡知者茲分條陳布奉商如左

一今日毛蔣來稟壽州已於初四日被陷臨淮唐義渠中丞一軍萬分可危該處爲數省樞紐皖北根本一有疏失則朝廷將贛成國藩親赴該處或於閣下及雪竄三公中派一人爲臨淮主帥皆屬意中之事此時不得不以救援臨淮爲第一要著陸師無大支勁旅可調惟水師往援事半功不止於倍昌歧赴援尙須時日緩不濟急是以咨請閣下與雪帥各派舢板四

十號由九洑洲下駛進瓜洲口經洪澤湖入淮趕赴臨淮助援
義帥並請派丁彭喻王等好手前往國藩亦深知內外江水師
前月惡戰勞苦太甚極應稍爲休息惟臨淮關繫重大非得力
水師不能保全而昌歧所部須俟質堂到後乃能由滬啟行閣
下暨雪帥所部可以即日駛行十餘日即可到淮相較懸殊故
特變通辦理務祈會同雪帥慰諭各鎮迅速成行以措危局至
以爲荷

一何紹彩四營係義渠舊部義渠曾經函調奏調國藩業經允
許頃檄令拔赴淮上隨同防剿西河清弋江兩處皆緊要之地
何紹彩既去洪容海不能再動尋屢次來信欲令洪赴辦理

內應此說本屬毫無把握且洪去夏辦廣德獻城之事幾誤大局因其人近荒唐凡緊要關頭不敢派洪承辦

一韋志俊五營分守東關巢縣此時苗逆鴟張不能不畱以防堵未便再行撤調壽州距定遠巢縣不過二百餘里自巢含至二浦節節空虛恐苗逆勾捻乘隙竄入巢定一帶祇宜增兵不宜再減

一饒州陶溪渡洋塘之賊均已遁去並未大受懲創回援金陵之說似覺可信洋塘之賊既退則都湖各賊斷無持久之理江西如果一律肅清江味根與李席三軍可由石太甯旌一路打下直搗廣海東壩庶甯國之藩籬已固金陵之後路無虞然後

再謀合圍之舉較爲周而若目下遽謀合圍無論韋洪不能調往卽使調到勉強合圍亦斷不能兼打大股援賊長圍旣合援賊齊集一處稍弱全局決裂不可不防

一忠酋究在何處不能確知今日接少荃信云忠酋在蘇州城內偏貼告示將多調援賊攻撲浦東江陰常崑以解蘇垣之圍來函則云謀報忠逆在金陵城中布置守禦鄙意洪以金陵爲老巢李以蘇州爲老巢此時各顧本巢其說近理然卽使果在金陵城內亦不能圍住不使逸出該逆狡詐百端一到合圍之時單騎片刻卽可遠颺矣

一調揚州防軍助剿一層直夫將軍近有乞病之奏斷不能至

金陵幫助其部下如楊心純等去年既調之以共患難今年亦可調之以共功名馮萃亭有信請調助勦曾將原信及敝處復信抄寄沅弟處惟調他處之兵流弊極多亦於寄沅弟信中詳言之儻閣下與沅弟面商必須添調或兼調揚鎮兩防之兵或調揚而不調鎮俟示知由敝處咨調可也

復倭申堂

接奉五月二十六手示訓迪周至感悚曷已兵餉支絀實當今之大患卽以敝處而論本部八萬餘人積欠已多至十五六箇月不等近又添江席兩軍萬人舍弟亦增募萬餘規取金陵此外如李中丞所統蕭毛成蔣四軍向食鄂餉侍兼轄一年凡有

缺乏惟侍是求臨淮袁營滁州李營向係自行籌餉袁帥去後唐中丞李軍門均須敝處協濟客兵來援者除去歲截留滬軍業經撥還外尙有浙軍劉廉訪十二營王觀察七營留防徽州不能不隨時津貼從前徽甯兩防每月額餉二十萬皆由浙江供支侍接辦後庚辛兩年奏撥江西漕折每月五萬壬戌年改爲四萬旋經沈中丞截留而徽甯兩防無一毫可恃之餉矣江西釐金分撥協濟左制軍彭侍郎劉廉訪孫副將四處而實解做台者遂亦無幾潯關洋稅夏閒奏明月提三萬近以此項專解江席兩軍前議遂不果行綜計出入兩款太相懸絕夙夜戰慄罔知所屆侍深悉勸捐之弊故丁憂再出以後歷今六年未

曹辦捐抽釐亦非善政而舍此更無可籌才識短淺耳目難周弊端未剔時引以爲疚如老前輩聞有辦理失宜用人不當之處尙求切直指示卽當改絃更張力圖補救至詢及近讀何書從軍以來荒蕪日甚終年碌碌窮一日之力每難了一日之事偶得片刻少暇或溫經書以資檢束本年春夏溫詩經一過現溫周禮尙未卒業募中諍友亦乏其選殆因延訪之心不誠故直諒之士不至蒙詢查六人黎庶昌三月到營派司稽查保甲尙未試以吏事汪瀚初在采訪忠義局現派皖南身釐局汪士鐸本約今春來營因爲胡文忠公校刊遺集尙畱鄂省萬斛泉耆德宿望不能遠出侍去年檄請巖中丞加意優禮聘主鄂

四書本義卷二十一
壇講席甘紹盤去夏曾派赴舒城散賑今歲派查江西釐金因病尙未起程方士超聞尙在山東未得一見其族有方宗城者現亦在忠義局頗能訪求善類薦達幽隱趙觀察答僞王書措詞固多失當其殉節亦嫌太遲與其死於蘇州被擄經年之後何如死於湖州圍城甫破之時緩急一歲之間殊有泰山鴻毛之別侍深惜之奏牘雖列敝銜並非敝處主稿迨上海業經奏准敝處亦不便申論矣

復史士良觀察

蘇省減漕一案初次疏稿滲漏原多比來斟酌減賦分數蘇松太三屬似應於三分減一之外再減一成半成使最重之則不

遞半倍於常州再倍於鎮江庶於部議不甚相懸之義爲近正
在往返稽議尙未上陳至浮收應減亦擬於初次附奏緣發端
之初先舉大綱未遽剖析條目今尊指謂減浮收重於減賦示
以民折官辦變通之法并溯錄傅中丞摺片三件原委詳明洞
達瞭如指掌欽佩無似惟減浮收一事亦殊不易言說帖中第
二善謂米價值二千文如本年五六間滬院及襄下河每米一
石均六七千文不等目下新谷登揚亦尙需錢三千數百文并
非大災奇貴之年此處一差則所謂蘇松太五串常鎮四串者
均難遽定爲永遠遵行之例鄙意減額賦則一經奏准之後亦
無異議減浮收則參差不齊莫能盡一不特此縣與彼縣不同

卽一縣之中此鄉與彼鄉亦或不同必須因該縣該鄉之俗而爲之立制不必詳晰具奏亦不能籠統出示但令每縣官督紳議章程議定後於藩署立一案據有民折官辦者亦有聽民自納本色者有定價五千四千者亦有多於五千之外減於四千之內者有將大小戶名全行禁革者亦有雖禁大戶實仍含糊遷就者有盡收銀洋者亦有兼收制錢者蓋減額賦則爲百世不刊之典減浮收則無十年不敝之法不如就該縣因俗立制反可垂久第辦江西減輕浮收一案十一年定爲三千一石元年定爲一兩九錢其錯處在定價太少告示又太盡一將來皆非可久之道一征本色卽須更改江蘇雖與江西情形不同而

其不宜蠶一出示則同也惟傅中丞原奏所云欲減浮費必先減幫費欲減幫費必先減通費此則顛撲不破之論聖人復起莫之能易浮費減法弟所擬每縣各立一案不知果有當否幫費減法將來普律海運不修漕船全裁旗丁自不至復有幫費名目惟通費竟不易減須合江松之眾官眾紳以全力謀之閣下既已函告少荃更求密告珂鄉中外諸君子示我機要助我不逮仰承指南不勝感禱敝處軍事自江右肅清後黃胡古賴諸逆悉數下窺圍我青陽苦守三十七日已無倖全之望並恐其徧擾南涇甯蕪一帶因從金陵調回鮑軍馳救皖南上月廿七江席喻李等軍合戰大捷幸解青陽之圍卽令該數軍進剿

石埭太平旌德將來由甯邑而進廣涇鮑軍進勦甯郡附近之賊由建平而進東壩儼各路均能得手則皖南可冀少安卽徽州一隅亦稍釋浙省兼顧之憂

復孫小山方伯

接誦環章欣審劣帥病體漸瘥懼忭無似前奏計已遞回朝廷必有溫旨慰留重以部下士民攀轅願請自宜仰承宸眷俯順輿情弟當重修尺一敬致縈維之誠尙賴雅意周旋從中調護至以爲禱前得幼帥手函九江洋稅解皖一節其形迹可疑之處均經揭明已無痕迹蔡芥舟自皖回潯弟囑其晉省一行據湖口孫令面稱九江人人皆知不知省城何以竟無所

聞饒州一寨前聞吳守劣蹟多端皆李寅王廷鑑等爲之爪牙
又李王阻撓釐務私收釐錢故遂密札提訊到皖之日王託萬
篋軒來說乃知並非已革人員飭首縣善爲看視并未傳訊一
次僅將李寅等三人派員審問阻撓均無實據而吳守劣蹟則
歷歷供出本擬咨商參辦因幼帥尙在假期之內故暫置勿論
李丞誤稟未革爲已革本應究懲因王廷鑑煙癮甚重平日好
作狀紙又逐戶收窩燈錢爲饒民所怨係不知自愛之員故僅
將李丞撤去差事王廷鑑當卽釋回李寅等則羈押備質江釐
爲敝處餉源不得不認真整頓而相距遙遠弊難周知敝處更
動委員十五人會密開名單請勇帥逐一察看甚深慮用人不

當貽誤匪輕此後釐務及自皖派去卡員凡有未妥之處幼帥儘可切直見示卽閣下與雲吉亦當破除客氣匡其不逮幸甚幸甚多籌釐餉以固軍心鄙人之不得已也因籌餉而擾累商民大拂公論亦鄙人所不敢出此也青陽解圍後本令江席朱李四軍進勦石太旌德由甯邑而進廣德鮑軍勦水陽新河荏一帶由建平而進東壩柰江席兩部病卒太多稟求養息彌月不得不暫爲停頓頃味根軍門來皖面與商定該軍克復石太後請其移駐石門洋塘一帶爲江省北邊坐鎮之師並願皖南邊界揆度賊勢無論蘇浙兩省何處得手鋌而走險祇有江西是一條生路故無論小股大股強賊弱賊皆有必竄江西之勢

克庵業已返浙培元又復多病不得不留味根一軍札於江境
一有緩急江韓認饒州一路段王認景鎮一路庶幾稍有把握
席君現與味根齟齬尙難遽定駐防之所請稟商幼帥便中示
及弟亦卽函商也雲吉已札令西來日內料理行裝卽可就道

復吳竹如侍郎

接誦惠書具聆讜論陰消陽長是傾否交泰之機閣下與諸君
子穆穆在朝經綸密勿挽回氣運仍當自京師始人才不振各
處皆然捐例保舉兩途有積重難返之勢然明知其弊而無從
禁止醫之醫者知病難矣而制方更難或有方而無藥或病重
而藥輕故嘗謂錯枉無益舉直而能使枉者變化則益矣去邪

無益用賢而能使邪者懲改則益矣國藩在外數載吏治毫無起色皆坐不能得良吏以風示眾僚之咎用爲大愧皖省用兵太久蹂躪不堪人人視爲畏途通省實缺守令不過四五人弟向江鄂等省商調數員來皖亦乏滿意之選兩科進士卽用及本屆拔貢朝考并大挑教習等班現在到省者不過二員每一缺出時有乏才之歎而地方之苦百物蕩然公私赤立民困無以自活官亦幾難自存又或到任未久寇氛踵至縱有賢員莫能措手卽行軍所過亦往往百里不見炊煙竟日不逢行人忝司兵柄又爲民牧環顧遺黎但深內疚而做部人逾十萬又兼轄希巷中丞全部各軍積欠已多至十五六箇月不等又須月

協臨淮二萬李軍門一萬自丁憂再出歷今六年從未辦捐除
釐金而外別無籌餉之法日執此垂盡之商民而與之剝膚及
髓來示所云寬一分則受一分福者夙昔亦嘗服膺斯言事勢
所迫大負初心古人謂兵者不祥之器良有味乎其言之也幸
邇來軍事頗順皖南連克七城五監金陵合圍蘇州克復苗逆
授首薊州投誠意者天心厭亂東南蕩平卽當奉身而退避賢
者路不敢久竊高位重蹈讐尤相知有素聊布一二

復倭中堂

接立冬日手書援引古誼期望深遠非所敢承久香前輩來此
詢悉起居多福進德不倦常至翰林院與羣士講明正學誘掖

人材日新月異欽慕何窮此間近事頗順皖南自青陽解圍後
投誠僞王二人誅戮巨首數人連克七城五隘金陵遂得合圍
蘇州亦已克復長淮南北唐富及李世忠之師次第進剿各圩
紛紛叛苗從官適值僧邸南下督軍大戰蒙城解圍苗逆授首
懷遠壽州各城先後返正意者天心厭亂掃蕩有期惟金陵洪
逆守禦尙堅忠侍輔堵各酋均未就戮凶黨尙不下百萬降眾
亦未易安插未知此後別有波折否烏怯弦聲蛇疑弓影國藩
飽更憂患皇皇焉不勝其後慮也來示又引廉簡李郭相勛幼
丹中丞引疾之舉侍前并無所聞得信後卽兩次專函挽留適
奉賞假四箇月之諭沈帥未待假滿於十月初三接篆復

位似可化去嫌疑至何守栻被劾係元年三月之事當時聞有
來院投效之說厥後并未前來其同案被劾之第一名爲道員
徐文藻曾來敝處投效未經收錄何守或因此裹足亦未可知
今爲時將滿兩年該員未必果來來亦必不收錄請釋廩念此
事曾由御史入奏欽奉十月十八日 寄諭訓飭其實并無投
效之人豈有簸弄之事侍亦不欲覆奏恐妨言路也

復吳竹如侍郎

承詢及滁州事件自苗逆伏誅後接李世忠兩次咨呈一請所
部兵勇作何調遣或遣散歸農一請呈繳職位弟見其知幾引
退求保末路苟可弭此兵端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咨令將該

營遣散給以復函示以至誠復接其呈稱已將五河兵勇撤遣
回籍其滁全六等城亦卽次第交出弟猶不敢信之太過旋
又派王廷瑞陳自明唐玉田三將同來謁見據稱該營散勇三
月內必可辦結川資概由自備不必由敝處發給該提督退歸
何地靜候示遵當與面約二事一散勇務以三月底爲期一令
該提督四月初親來安慶一見先赴松江履任再請開缺回籍
并給復函以申明之旋又接其來信改葬其母爲言似有畱戀
舊縣之意弟又與之約法三章不准仍在舊縣逗畱儻一有梗
違卽當奏明聲罪致討如其一一遵行日內必有確信再行專
疏奏結請降·明諭以釋羣疑而安反側又承詢及皖北蘆卡

林立一節元年春聞李帥初派人至六安設局抽釐誠不免有
大密之處厥後朗軒來省弟託其寄信六霍紳耆繪一詳圖見
示裁去數卡較前似有條理其官紳中飽一層察訪實難周徧
蓋因無直可舉故枉亦難於全錯容再密查懲究以挽澆風金
陵一軍正初攻克鍾山賊壘遂合城圍迄今已逾兩月城賊并
不懼懾亦無糧盡確耗城內又徧種麥禾青黃彌望足以療飢
而我軍欠餉十六七箇月比值米價昂貴營中多有食粥度日
者時時以乏食爲虞以譁瀆爲慮深懼不能竟此一簣之功戶
部疏中言湖北每月協我五萬四川月協五萬湖南月協二萬
五千江西月協三萬云云實則四川兩湖三省四年以來並無

協我絲毫之款江西除釐金外亦別無月解之款去年潯關解到一月洋稅萬五千金因沈中丞盛怒已退還矣不知戶部何故疑我得此巨款弟嘗謂用事日久恐人疑我兵柄過重利權太廣以良翁管理戶部尙疑我廣攬利權則他人之懷疑可知用是竟日惴惴如履春冰比得肝風之疾未知能否痊愈杭湖克復之後羣逆大舉上犯徽郡徽軍迭次截擊先勝後挫該逆乘勢下竄不特江西復遭蹂躪并爲閩粵兩楚之患尤用憂灼知關廬注謹布一二

復富治安將軍

頃奉惠書并准大咨雄師先後南渡連擊援賊踏平四壘丹陽

不日可下威稜遠耀蓋續日隆企佩無已鮑軍門本擬會剿丹陽比因東壩守兵大單分撥數營前往又因杭湖之賊由皖南踵竄江西據報人數眾多已咨請李中丞派兵接防東壩句容騰出鮑軍上援江西如丹陽已克請麾下與鎮防撥兵駐守丹金兩城如丹陽尚有負隅之賊蘇軍未接東壩之防已檄令鮑軍趁此時勢會剿丹邑想春霆能遵辦也裁汰疲軍一節敝處相距較遠不甚深悉請閣下隨時甄別陸續裁減其綠營兵缺在場募補者查撤後將該缺咨回原省另補不特在場防可微節餉需卽在該省綠營亦大有裨益至裁撤老弱殘疲卽以省出之款項量增留者之月餉盡籌周爰先深傾佩請卽照所擬

辦理此閒餉項亦已奇絀積欠至十八九箇月不等名爲金陵各勇月支四兩二錢霆軍月支四兩實則自去年以來從無一月支至二兩者閒或一月并未支得一兩霆營轉戰南北尤爲窮苦貴部在丹陽等處與霆軍互相往來當可得其大略聞滬軍所得較優楚軍亦甚窘迫特比敝處稍豐耳弟昨札蕩方伯在秦州設局勸捐明知絕無補益不過借此以維繫軍心知關廑注附報一二

復李松崖軍門

接廿七日手書具悉全椒天長兩城均已退出其來安滁州六合等城不過四月初二初六之期一律撤退忠誠明決珮慰切

任聞全椒所遣之勇極爲安靜自係白端於飭散各勇時預先
告誠諄諄開導尤見盡籌周妥雖陰雨過久餉鹽未售而於前
此所訂撤遣月日并未愆期弟在外多年深知辦事之難斷不
以延誤見責哲嗣來省會晤數次曾以去歲新收于李之黨不
及貴處舊部之安靜請閣下再加簡汰并有一咨奉商不知已
接到否又不知陳自明業已起程赴池否如業經起行則亦不
必往返更換強以所難也昨初五日尊處派唐鎮玉田來見述
及助餉三十萬串并將耕牛籽種概給滁民不取原價此等高
風隆誼實爲近世所罕見敝處餉項正值奇絀之候得茲巨款
三軍感德但必須奏明請獎乃敢領收所有閣下遣散各勇俯

給途費城池盤卡一律交清不願到任徑請回籍諸事弟當卽
日具奏另咨奉達其散給滁民牛種捐助敝處巨餉二事則俟
公牘到日另行續奏至來省會晤之期遲速聽閣下自酌使弟
去歲之言一一不失信於中外則盡善耳

復沈幼丹中丞

頃奉惠書猥以金陵克復遠蒙藻飾感悚曷任枝葉翦盡克城
本意中事而賊糧未罄乃以無數地洞苦攻得之詳細情形已
於二十三日具奏錄稿咨達冰案弟拜疏後卽日東行二十五
日抵江甯省城矣提訊僞忠王李秀成自寫親供至三萬字之
多洪逆之子洪福瑱忠酋供已挾之出城而後分散敝處追兵

之將稟稱圍殺淨盡附近如溧水句容溧陽丹陽東壩高淳等
平各處兩旬以來均未據報有竄賊經過之事初九日接甯國
守將稟稱難民所說有逃賊數百已入廣德之事並云僞幼主
在內不知果否承詢賀摺成式敝處並無舊案此次亦尙未議
及惟皖省朱學使鎮江馮督辦均以見詢想系不可少之儀文
擬卽辦四六賀表一通款式仿三大節之例八月間專差賚京
不知兩湖江蘇如何擬法耳

復喬鶴儕中丞

頃聞疊奉五次惠書具悉一切猥以渥邀 異數歷舉前賢相
況自惟德薄能鮮忝竊非分值 聖代中興百靈效順之際而

不才會逢其適一門之中兩膺懋賞又復天語褒崇重於
太華感涕旁皇何以克稱來示以文臣授鉞南土分茅鮮有完
人自慙弱植彌遜前修張孫既躡於前徐葉復顛於後儀監不
遠敢忘祗懼台旆巡視正陽移節壽春奏明駐正不如駐壽已
否接奉諭旨鄙意亦以壽州自古雄鎮迥非正陽可比便中
當一附陳蒞之純六安七營尊處奏令進紮英山該道來稟敝
處業經批准其畱二營駐六係該道自願口糧根本之地亦不
能不允其所請金陵各營紛紛告假稟請全數裁撤弟卽趁勢
遣撤一半勢不能遽爾移營他去二十日有一奏片容當咨達
冰案目下無兵可以撥赴皖北深爲愧歉承示皖北軍務由鄙

人核辦斷不可如此具奏刻下鮑軍大捷江西將次肅清做處
兵力有餘將來必調勁旅會剿皖北豈敢置之度外弟擬於九
月移駐金陵善後事宜未知何處下手本難兼顧而皖北相距
又遠軍情變動更難遙制仍賴蕞繹願盡照舊主持幸勿過存
謙抑且楚北督撫同在省城此間向係分駐亦大有區別也曷
鎮派防皖南其壽春本缺管印收文暫可不必揀員委署指日
湖州克復即令曷鎮馳赴壽春本任亦尊處一好幫手耳承詢
賀表成式做處並無舊案此次亦尙未議及惟朱學使馮督辦
沈中丞均以見詢想係不可少之儀文擬即辦四六賀表一通
款式仿三大節之例八月間專差賚京仍須查明兩湖是否進

表若官帥尙未舉行弟亦不敢爲天下先矣

復丁果臣

承示箴言書院來歲開館擬請汪梅村兄主講鄙意書院常課必當以舉業爲主非精熟八股八韻之學則羣弟子不相親附若八股八韻旣足服應試者之心而經史古文又足饜高才生之望此爲山長上選不可多得其次則以八股八韻爲重易以鼓舞士心蓋應試者多而高才者少天下皆然譬之養梓土鼓古則古矣而不適於耳茹毛飲血古則古矣而不適於口誰復親之梅村兄學問淹雅人品高潔鄙人素所企佩但棄置帖括爲時太久目疾亦難痊愈閱文費力若掌教鄉間書院恐曲高

和寡從者寥寥終歲更無登然之音來書謂係文忠遺言自不可違頃已函致梅村姑爲勸駕俟接其復書再行奉聞

復鮑春靈軍門

閣下前敵多年肅清數省每遇大股悍賊狂風駭浪悉賴貴軍捍禦化險爲夷固宜天語褒嘉賞延於世而六月二十九日諭旨特將此次雖已加恩仍俟江皖肅清同膺上賞之處

溫綸宣示尤爲非常之榮企祝曷已國藩謬踐戎行德薄能鮮全賴閣下與楊彭胡李諸公維持一切實因人以成事敢貪天以言功乃叨朝廷逾量之恩更承僚友過情之譽寸衷深抱不安湖州廣德克復後餘賊數萬仍圖竄江貴軍宜留駐撫

延備勦此股已於公牘批荅并於十三日出奏謝恩摺亦已
辦好十七日專差進京卽當抄稿咨送尊處

復鄧筱耘

接誦惠書猥以金陵之役遠蒙稱賀感悚曷任頻年操壞舟而
行大海颶風之中自愧碌碌三老捩舵無方致舟中人不得安
坐邀天之幸僅乃獲濟而港汊紛岐惡風未靖獲盜喧聒餘瀾
猶怒正未可遽爾相賀若果薄海澄清同登彼岸眞當舉白浮
君耳弟自六月之杪馳赴金陵將善後事宜粗舉大略七月仍
返皖垣料理上遊軍務九月卽移駐江甯六代佳麗之地久爲
犬羊窟宅萬室焚燒積骸成葬不知何年始得挽回元氣莫予

德揚見山方存之諸君相隨東下惟琴西新有母喪毅甫歸耕
合肥繼見爲難想閣下遠隔萬里尤少懽悰也

復吳仲山漕帥

復設淮揚道員缺一疏大稿詳明周妥請卽挈銜由尊處繕發
數百年來修治河道耗盡帑藏費盡智力其閒專固河隄以防
潰決之工不過十之三四益修運道以送漕舟之工實占十之
六七今若驟復河運則黃運兩河之歲修從此大增而釘造漕
艘數千亦須另籌巨款故揚道之缺雖請復設而鄙意仍主海
運之說惟才識短淺未能通盤籌畫閣下專主漕政智珠在握
究竟湖廣江安概改海運有無十分窒礙之處其海揮之費較

之重整河運之費孰多孰寡便中尙求詳示不勝企望陳慶雲
小挫兩次此閒亦有所聞其全軍覆沒則未得確耗英山之賊
敗遁斬羅鄂邊吃重已檄蔣道一軍援楚前調金陵萬人進英
山續調廬巢桐城防軍八千進霍山先後到防未識果否有裨
弟初一日自安慶東下初七抵江甯省垣相去日近音問易通
良用快慰祁中堂來信收到俟搢弁北上再行裁復勿草方伯
靈觀西歸一切俱承照拂具見高風古誼佩慰無量